

汲取精神滋养 书写美丽云南

——“全国著名作家看云南”采风活动侧记(二)

本报记者 张雪飞 秦明豫 王永刚/文 秦明豫/图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每当雄壮的国歌响起，每一位中华儿女心中都会涌出一种巨大的民族自豪感，谓之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也毫不为过。

国歌，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灵魂。战争年代，国歌是催人奋进的冲锋号角，激励人们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和平时期，国歌是对新生活的最美礼赞，引领人们昂首阔步走向未来。而提到国歌，我脑海里首先想到的就是国歌的曲作者，传播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从云南走向世界的人民音乐家聂耳。

近年来，我陆续收集、阅读了一些跟聂耳有关的资料，准备为聂耳写一点文章。金秋时节，云南迎来了参加喜迎党的二十大“全国著名作家看云南”系列文学采风活动第二期的作家。

9月5日至9日，13位国内著名作家聚焦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这一主题，走进昆明、玉溪等地，探访昆明聂耳故居、聂耳文化广场，了解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接受聂耳文化的熏陶；探访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近距离感受云南历史文化的厚重；登上通海县秀山，实地探访这个以人文景观和珍稀古木为特色的景区，观看独具特色的通海洞经古乐演奏，欣赏典雅优美的曲调以及多彩的表演形式。

深入一线，体验生活，作家们以独到的眼光，敏锐的洞察，深入发现和挖掘“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背后的丰富内涵，更加立体多样、生动形象地讲好这一故事，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文艺视角点赞彩云南

在9月6日上午举行的座谈会上，受邀的全国知名作家代表畅谈与云南的缘分，点赞彩云南的秀美山川和人文风情，并就“聂耳精神”以及“如何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水运宪的众多优秀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乌龙山剿匪记》。这个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曾创造出“万人空巷”的收视奇迹。乌龙山虽为虚构地名，但原型却能在现实中一一对应，故事的“原型地”借乌龙山剿匪记发展旅游业，继而实现了脱贫，这也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成功范例。水运宪说，滇藏茶马古道同样具有丰富的故事性和奇幻的

冒险元素，或许未来可以打造一部“茶马古道版”的“乌龙山剿匪记”。

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李晓东的发言为作家们提供了另一种创作思路。他认为，除历史文化题材外，更值得关注的还有近年来云南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及现代装备制造业，云南的生态文学未来大有可为。

云南作家范稳在座谈会上说，聂耳是云南的一张重要文化名片，也是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要把聂耳题材写成一部“好读”的文学作品，具有一定挑战性，但我相信无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作家们都能够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文学呈现。

下午，作家一行探访了聂耳故居——昆明市甬道街37号。1912年2月聂耳在这里出生，在昆明成长、读书和生活了18年，后到上海。1933年，聂耳经田汉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1934年，聂耳主动要求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此曲从诞生那一刻就承担了伟大的使命，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以及解放战争的硝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最终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鼓舞着一代代炎黄子孙为了国家荣誉和民族利益而拼搏奉献。

山西省文联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葛水平说：“我能感觉到聂耳的内心深处是柔软的，善良的，如果时间能拉

开长度，他一定能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聂耳用音乐唤醒了国人，这正是‘聂耳精神’的价值所在。”

穿越时空见证云岭巨变

5.18亿年前的澄江，见证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澄江化石地——这个亚洲唯一的古生物化石“世界自然遗产”，记录了地球从生命大爆发到生命大演化、再到生物多样性的神奇故事。

9月7日，采风团探访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抚仙湖畔的马房村，经历了一场跨越时间维度的“穿越之旅”。

在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镇馆之宝“昆明鱼”安静地躺在玻璃罩内。哺乳动物由脊椎动物演化而来，而昆明鱼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脊椎动物。面对昆明鱼这一类的古老祖先，作家们浮想联翩，灵感迸发。

葛水平说，时间太短了，我们应该拿出更多时间，久久伫立凝视，与“昆明鱼”来一场对话，这该是一种怎样的奇妙画风。

滇国是云南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地方政权，疆域范围主要以滇池和抚仙湖一带为中心区域，滇国前后存在时间约500年，全盛时期为战国末至西汉初。

位于玉溪市江川区的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囊括了古滇国青铜文化的精髓，生动再现出2000多年前古滇人的生活场景。在水运宪看来，古滇国的青铜器

充斥着强烈的艺术张力，例如牛虎铜案这件器物，除构思精巧外，还有力学的平衡之美，为文学创作带来无边想象。

来到抚仙湖畔的马房村，作家们瞬间从远古回到了现在。

马房村因古代建营屯马而得名，自古就是水草丰美之地。干净整洁的村道，颇具设计感的民宿，清新自然的田园风光……得益于农旅融合、党建引领的深入推进，昔日的传统渔村已蜕变成人均纯收入19000元的美丽乡村。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钟山》主编贾梦玮在山川风光之外，更喜欢观察当地人的生活和表情。在马房村，他边走边与当地人交流。他说，我看到马房村农民和谐满足的表情，这是一个农村变化最重要的方面。

接受熏陶勇攀创作高峰

9月8日，采风团沿着聂耳留下的足迹，探访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文化广场等地，记录着、回味着玉溪市的“红色印记”。

位于玉溪市区的聂耳故居悬挂着一幅聂耳的全家福，前排左二的聂耳抱手席地而坐，作家们试图在类似的史料展品中，捕捉聂耳的性格特征。例如，聂耳日记标注了每天必须完成的事项，说明他很自律；聂耳男扮女装演戏的照片，以及聂耳与女伴跳现代舞的照片，无不彰显出聂耳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饱满的人物性格。

云南省作家协会 合办

投稿邮箱:874730505@qq.com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主题征文

作家采风感言

一部“茶马古道版”的《乌龙山剿匪记》。
——水运宪(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云南是多元文化的生长地，是云的故乡、花的故乡、水的故乡，也是鸟的故乡，这种自然与文化的结合，对于作家而言是一件幸事。

——胡学文(江苏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也是产业发展高地。云南作为生态福地，其生态类型独特而鲜明，生态文学发展潜力无限，期待有更多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在这片土地上涌现。

——李晓东(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

云南是我精神上的第二故乡，我眼中的云南兄弟少数民族快乐而真诚，精神世界纯粹而感性，我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爱，我会用爱与真诚去书写云南。

——葛水平(山西省文联主席、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在我心中，文学中的云南一直大于现实中的云南，这次的采风活动给了我们一个有张力的空间，“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是一个大命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王十月(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义勇军进行曲》见证了抗战和新中国的诞生，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聂耳身上的担当、赤诚和爱国精神是激励我们成长的养料。这次采风对聂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我们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开拓了全新思路。

——佟鑫(《中国作家》纪实版编辑部主任、副编审、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副秘书长)

聂耳精神从来都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一直提醒着我们居安思危、枕戈待旦、奋进向

前。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可以从两方面切入，一是挖掘聂耳身后的故事，二是从国际友人的视角来讲述聂耳，这更有利我们在国际上树立正面的大国形象。

——宋嵩(《长篇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

云南有现实之美，更有历史之美，此次采风的主题是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这既是对云南精神的描述，也是打造云南新名片的契机。

——潘灵(省作协副主席、《边疆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这次在故乡采风，突然发现云南变得特别陌生。陌生是因为云南的丰富性，比如距离昆明一小时车程的澄江，澄江的淡水有10多个滇池之多，有寒武纪爆发的生命遗迹，抗战期间，广东中山大学西迁至澄江，还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类似澄江这样的地方有很多。

——胡性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傅秀莹(《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

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现在，农民兄弟开着汽车、骑着摩托去干活，滴灌等新技术的运用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提质增效，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农产品滞销，也通过直播带货等数字化手段得到有效化解。在抚仙湖畔的马房村尤能感受到“新农村之新”“美丽乡村之美”，这从村民脸上平和、喜悦的表情可见一斑。

——贾梦玮(江苏省作协副主席、《钟山》主编、《扬子江文学评论》主编)

滇藏茶马古道具有丰富的故事性和奇幻的冒险元素，或许未来可以打造

——李晓东(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

——范稳(《长篇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

——王十月(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胡性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傅秀莹(《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

——潘灵(省作协副主席、《边疆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胡性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傅秀莹(《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

——王十月(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范稳(《长篇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

——胡性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傅秀莹(《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

——王十月(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